

重旱启示

——来自西南灾区一线的报告

□新华社“新华视点”记者 任芳 伍晓阳 郑晓奕

西南地区百年一遇的旱情牵动国人心。重旱，将水库坝塘年久失修的裂痕置于阳光之下，将毁林造田得到的红土地置于干渴之中，将大山深处的贫困和期盼置于公众面前。应对重旱，需奋力解燃眉之急，更需努力从长计议。“新华视点”记者深入灾区腹地，探寻旱灾背后的启示和机遇。

“望水兴叹”，缺水背后是缺设施

“山底下的河沟里就有水，看得到，但够不着。”在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大水井村狐狸窝小组，正在背水的老人王勤品指着山脚方向对记者说，村庄与河沟的落差高达1500多米，因为没有蓄水设施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河水流走。

“望水兴叹”在云南旱区非常普遍。在丽江市永胜县境内，金沙江水奔腾不息，农村山区却年年干旱；十年九旱的东川区，轿子雪山的融水经小清河汇入金沙江，沿途没有一个水库或塘坝。贵州省安顺市内流淌着黄果树瀑布，那里地下水资源丰富，水质优良，但六成人口和八成农作物正在遭遇缺水煎熬。

水利设施建设滞后，工程性缺水矛盾突出，是西南旱区的最大特点。以旱情最严重的云南省为例，全省水资源总量2200多亿立方米，排名全国第三，但水资源利用率仅为6.9%，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。在占全省国土面积6%、水资源量5%的坝区，集中了全省三分之二的人口和三分之一的耕地。水利设施建设滞后，加剧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矛盾。

“东川区水库只有4个，人均蓄水量3.8立方米，跟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少得可怜。”东川区防汛抗旱办主任李光川说，东川还有4个地方适合修水库，目前正在开展前期工作，建成后全区缺水状况将会明显改善。他认为，中小型水库建设得到的支持很少，项



3月27日，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六圩镇则洞村，广西交通集团组织技术人员为村民打井。面对当前严重旱情，广西有关部门和爱心企业组织技术人员，配置专业装备，为旱区群众积极寻找水源，解决人畜饮水困难问题。

目审批周期太长，是水利建设滞后的重要原因。

对于没有条件修水库的山区，兴修小水窖、小水塘等水利设施最为实用。云南大姚县金碧镇金家地村，平均每家拥有5个能装二三十吨水的小水窖，去年雨季蓄满水后，大旱当前用水仍绰绰有余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沾益县菱角乡棚云村多数农户家中没有小水窖，目前只能到10多公里外的水源点拉水。

“这场大旱给我们最大的警示，就是必须加强水利设施建设。”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说，云南将“痛定思痛”，计划筹集200亿元资金兴修水利。贵州省委常委王正福表示，要全力以赴做好水利项目的申报工作，加大水利基础设施建设，从根本上解决工程性缺水问题。

24日，云南抗旱地下水突击队经过13个昼夜奋战，在蒙自县雨过铺镇新光村打出了抗旱以来第一口深井，井深290多米，一天出水700立方米，可解决近万人的饮水问题。再过10多天，镇上其他5口井也将出水，全镇两万多人的吃水问题有望长期解决。

老幼背水，为抗旱也为生存

在云南、广西、贵州等旱区的山间小路上，随处可见上至90多岁的老者、下至3岁多的孩童背水前行的身影。有的是世代靠背水生活，有的因家中水窖干涸踏上背水路，有的因为村附近的水源断流去更远的地方背水。他们的共同特点是，住在送水车无法到达、自来水管难以接通的地方，家中青壮年基本外出务工。

24日下午两点，阳光刺目，在乌蒙山区海拔2000多米的大山深处，78岁的黄顺香正拄着竹棍，背着一背篓装满水的塑料桶和塑料瓶蹒跚而上。她宽大的天蓝色长衫下，一双紧裹在粉紫色绣鞋中的小脚引人注目。“我从记事起就走这条路背水。”面对记者提问，她停下来稍微直起腰说，她就住在附近的狐狸窝村民小组，每天要到两三公里外的山腰水源点背两趟水。“喝瓶水吧，喝瓶水呀！”她边说边指着身后的背篓招呼记者，流淌着汗水的脸上露出微笑。

在水源处，记者看到一股细细的泉水流入两米见方的水泥池内，一根细塑料管将水引到十几米外的一小块平地上供人汲取。一路上，背水的老人、小孩及牵马驮水的妇女络绎不绝。山路窄处，他们常停下避让记者先行，并热情提醒：“小心，别摔着！”

“不叫不到，不给不要，不吵不



3月27日，在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木友村，一位老人从水塘挑水，准备浇灌庄稼。由于持续没有明显降雨天气，广西各地旱情仍在发展，各地群众全力抗旱。

闹。”在水源点休息的张姓老人半开玩笑地为记者概括了当地人的特点。

同行的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副镇长张从梅说，人背马驮是当地村民长期取水方式。万一村边的水源干了，村民要到10公里外的水源点取水，镇上也会安排车将水送到离村较近的地方。一般水源点海拔低、流量小，难以引水入户。当前，饮水问题备受关注，镇政府抓住机遇刚提交了一个方案，计划申请256万元为3个较大的村庄先行引入自来水，结束1500多人的背水历史。

长期负责农业和林业工作的张从梅介绍，西南大部分山区是十年九旱，用当地话说是“无灾不成年”。水的问题，在这里实质上是路的问题和生存方式问题。要为大山中几十户人修通道路、接通自来水管，财政投入要远远大于免费盖房子将他们搬迁到山下，他们赖以生存的山顶梯田，按国家政策应当退耕还林。将村庄搬迁，或等待一些小村落自然消失，也许是彻底解决山区旱灾的最终方式。

事实上，狐狸窝小组的305口人中，有120多名青壮年常年在外打工，他们重返家乡背水、种土豆的可能性已非常小。

“移民就水”，治标更是治本

重旱之下，“移民就水”成为抗旱关键词之一。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参加全国两会时首次提出，今年云南要加强“移民就

水”，加大劳务输出的力度以缓解饮水困难。目前，云南省各州市政府部门主动与用人单位沟通联系，一辆辆满载农民工的客车开往浙江、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。

“与其在家坐等水喝，不如组织到外面打工，不仅可以解决喝水问题，还可以增加一些收入，弥补小春减产的损失。”白恩培说，从应急措施来看，“移民就水”可谓一举多得。

在滇东一个水源临近枯竭的村庄，39岁的李忠芬正在用小木桶从村头的水井打水，一次只能打上一碗多水。她说自己不识字，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和两位老人，还养了1匹马4头牛。政府送的水够全家人喝，但不够牲口喝。太早了，地里没什么活，她丈夫在附近城市打工，每天挣30多元。听说在广州打工工资高，只是村里很少有人去过那么远的地方。如果政府组织，她很想让丈夫到更发达的地方打工。

记者调查发现，“移民就水”对耕地较多、有望发展农业的地方来说，可解燃眉之急；对于生活在大山深处“靠天吃饭”的农民来说，更是未来的发展方向。

旱情较重的地区多数生态环境恶化，缺少水源、耕地等基本生存条件，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。例如狐狸窝小组周围森林早被砍伐殆尽，山坡上开垦的梯田坡度很大，水土流失严重。在贫瘠苍凉的群山间，偶尔能看见小片的树林。当地干部说，那是退耕还林后生态环境有所恢复。

滇中地区的易门县龙泉镇中屯村平滩子组，原来住在半山腰，几年前通过扶贫“易地搬迁”搬

到了山脚，靠近水源和耕地，不过今年重旱之下水源临近干枯。小组长李有明介绍，全组有361人，出去打工的很少，主要是农民不懂技术，出去不好找工作，留在家中也没出路，反而加重水源和耕地的压力。

“解决我们这里的缺水问题，修水利很重要。通过培训和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，把人转移出去才是根本的办法。”李有明说。

滇南地区红河县副县长李福珍认为，完善“移民就水”的配套措施，有望解决生存条件艰难地方的根本问题。加大扶贫异地搬迁的力度，将村庄搬到具备水源和耕地等生存条件的地方，对老年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对青壮年开展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，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县城或乡镇安家，对少年儿童确保接受良好的教育，让他们拥有改变自己命运的能力。唯有如此，这些地方的生态环境才能得到休养生息，人们才能从根本上告别干旱和贫穷的困扰。

